

曾昭旭撰

俞曲園學記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曾昭旭撰

俞曲園學編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序

清乾嘉之際，學術極盛，吳皖二派，開宗立戶，遂奠不基，使有清一代，樸學燦然可觀，近世以來，未嘗有也。然以異族憑凌之故，士人苟且依違，於國計民生，不復敢措意。由是爲學經世，判爲二途，士人之心，日以卑狹。百餘年間，幾不知復有道統存亡，民族大義，此則清學之罪也。

及道咸之後，清勢漸衰，列強侵軼。洎乎同光之間，國脈民命，不絕如縷，而士人始漸有覺醒之意。於是常州公羊之學，漢末兼采之說，以及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論皆興，而湘鄉曾氏之襟袍，尤足恢宏疲弊，遂使乾嘉間平穩樸實之學術界，漸變爲激揚之局；而一時學者議論，未有不跳脫考據藩籬以憂心世道者。延及民國，備受西學之激烈衝擊，其動盪方興未已。然要言之則爲清學之衰亡。

故吾人今日研究樸學，雖祖述乾嘉，其迹不異，然其意則當絕不相侔。吾人今日爬梳故紙，誠不能卽以爲已足，而當藉以有爲焉。

至其所欲以有爲者何在。則以今世之亂亟矣，民族文化，若存若亡。而有志之士，群驚西學，不經之論，侈然復盛，六經遺文，則束諸高閣。直可謂宋明之空談，直接於今日。而復由語文結構、社會型態之變遷不已，則他日學者泛濫之

餘，一旦反求六經，將茫然無可涉之津涯，而吾華文化，眞由是而絕。故嘗以爲今人鄙忽古籍，尙未足懼，他日反求諸己，有書不能讀，乃大爲可憂。然則吾輩今日之大責重任，豈不在竭其才力，整頓舊文。孤懸一線，以待河清歟！夫然，則吾人於治學之時，心目前當自有大義，而知所惕勵景嚮，其心志氣魄，亦有以流注其間；乃不致復如清人之逃於故紙，瑣屑是務，往往改所不當改，注其不必注，而徒耗心於無用之地也。

嚮者，予從景伊林先生、仲華高先生受業，聞其餘緒，知兩先生雖以小學名，而自有本源，其學固不徒在於是也。及讀曲園書，爲曲園學記，乃深病曲園以末世老儒，著述雖勤，而泛濫無歸，訓詁雖精，而意氣斯下。及世亂侵尋，地轉天迴之際，復不免憂懼惶惑，不知所從以終。此曲園晚年之心情命運，亦清末一般儒者之心情命運也。予竊悲之，因爲此序，略叙其故，而以自勵焉。

雖然，曲園爲學之成績，自有可觀者。其二平議久爲士林所重，而古書疑義舉例尤有創新發明之意，足以啓蒙百代，梯梁後學。予亦爲表出之，使續學鴻儒之潛德幽光，亦不致因末世衰運而遽掩也。

目 錄

序	一
一、曲園之生平	一
二、曲園之學風與治學方法	二〇
三、曲園之著作	四八
四、曲園之經學	七一
曲園之易學	七五
曲園之尚書學	八六
曲園之詩學	九四
曲園之三禮學	〇〇
曲園之春秋學	一七
曲園之論語學	二四
曲園之孟子學	三三
五、曲園之小學	三八

六	曲園之諸子學	一五八
七	曲園之文學	一六五

曲園之生平

俞樾，字蔭甫，以其吳下寓廬之旁有曲園（見春在堂雜文曲園記），因以爲號焉，學者稱曲園先生（見繆荃孫行狀），偶亦自署曰曲園叟（其「五五」一卷全用此稱）。又以嘗奉派爲國史館協修（見自述詩注），故爲文常自稱舊史氏，又偶自屬退省散人（見賓萌集）。晚年或署曲園居士（見右台仙館筆記）、曲園老人（詩集）。浙江德清縣人，生於清道光元年（西元一八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），卒於光緒三十二年（西元一九〇七年二月五日），年八十六歲。

曲園先世，自元末卽居德清東門之南埭，凡四百餘年（見先府君行述）。祖名廷鑑（見行狀），字南莊，砥學礪行，乾隆五十九年，應鄉試中式，將寫榜，監臨某公見其年已七十，曰：是可邀恩賜，言于主考，以它卷易之。及循例入奏，而年七十以上者，止得副榜貢生。某公悔焉，人皆以爲惜。南莊笑曰：「留此以貽子孫，不更優乎？」（見賓萌集先府君行述）其灑落如此。著有四書評本十九卷，末一卷（見劉聲木菴楚齋隨筆）。父名鴻漸（見行狀），字儀伯，嘉慶丙子科舉人。晚自號澗花。聰敏穎悟，於學無所不通，工詩，爲文章常稿成於腹。

喜旅遊，每自云足跡所至，幾半天下。性純穆和易，寡言笑，重然諾，雖寒士，而能急人之急，及晚年，猶誘掖後進不倦，居里中無疾言甚色，而人自敬畏之（見先府君行述）。著有印雪軒文鈔三卷，詩鈔十六卷，隨筆四卷，讀三國志隨筆一卷（見蓑楚齋隨筆）。母姚太夫人，治家儉而嚴，曲園兄弟，皆自教之，四子書畢，始出就外傳。曲園兄林任福建永安知縣，迎太夫人居焉。值太平軍擾旁縣，勢甚迫切，永安戒嚴。或勸太夫人暫避之。曰：吾子官此，吾焉往歟！率家人作女功如常。邑之搢紳有至署者，輒命入見之。又自出至各廟行香，以安衆心，由是民有固志，無一外徙者，城竟獲全（見賓萌集先妣姚太夫人行述）。觀此可知曲園先德淵然，所以能涵育一代宿儒，其來有自矣。

曲園四歲，父以南埭鄉居，不能從師讀書，乃徙仁和之臨平鎮，依外家居焉。初從母姚夫人啓蒙，受四書，過目不忘（見行狀）。九歲，嘗剪紙爲書冊之形，自爲書而自注之。（見錄要序目及行狀）其後著述等身，殆亦天性使然乎。十歲，從中表兄戴貽仲受學五載。十六歲入縣學，次年丁酉應鄉試，僅中副榜。十九歲婚姚夫人，蓋曲園之外姊也。其後數不售，至廿四歲甲辰，始捷鄉闈。然次年會試又不中，丁未會試則以丁父憂未赴也。及道光三十年庚戌，始以六十四名

中式進士。是年曲園三十歲也。其時二子二女，均已先後出世矣。（以上均見自述詩注）

然此次會試之尤具意義者，則在覆試中之受知於曾文正公也。按覆試詩題爲「淡煙疏雨落花天」，曲園首句云：「花落春仍在」，大爲文正所深賞，以爲無衰颯意，而與小宋（宋祁）落花詩「將飛更作迴風舞，已落猶成半面妝」相類。他日所至，未爲可量。因言於同闕卷諸公，遂置第一（以上錯見於自述詩注、賓萌集春在堂記、行狀及清儒學案）。後曲園獲知其事，深相感激，嘗終生不忘。而失意之後，所以「拼命著書」（亦湘鄉語）者，亦未嘗不因深愧文正之知遇，而由此發憤也。同治六年上曾文正書曰：「自惟樗櫟之材，得附門牆之末，大懼草零木落，有傷知人之明，是以竭熒燭之末光，効眇繇之微力，夜以繼日，粗有成書。」（見尺牘）。復思蓬山乍到，風引仍回，洵符落花之譏，而窮愁著述，儻有一字流傳，或亦可言春在。因顏所居曰春在堂，而命所著書曰春在堂全集（見賓萌集春在堂記）。其於文正，顧念之意，蓋可見矣。

曲園殿試後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三十五歲，派充國史館協修，以博物閱覽，稱於輦下名輩（見行狀），旋簡放河南學政。當此之時，曲園初登仕途，有志報

効，凡在職司，無不戮力以赴。嘗上疏奏請以公孫僑從祀文廟，聖兄孟皮配享崇聖祠，並邀俞允（見賓萌集奏定文廟祀典記、行狀），又嘗以所著易原圖（即邵易補原）三卷奏進（見學案）。次年，出棚考試，命題監考，尤爲嚴刻。次年，竟以此爲御史曹登庸所効（見學案），遂含垢罷官。

按此事之始末，各家記述，均諱而不言，頗難尋考。大抵謂曲園主試出題，有辱慈闈，如「君夫人陽貨欲」（「君夫人」爲論語季氏篇末三字，「陽貨欲」爲陽貨篇首三字，此謂之「截搭題」，乃所以爲難考生者。）之類，一時譁然，遂以構禍。其實曲園此舉，揆其意蓋爲嫉惡時風，防閑作弊故爾。其「余校上終日危坐堂皇偶成一首」詩嘗述其意云：「使者承簡命，秉節來中州。大懼不稱職，以爲朝廷羞。念此童子試，貴在真才求。士人既讀書，必先泮水游。於此苟不慎，魚目充琳球。文風固必飭，弊竇尤宜搜。如何作僞者，悉數而未休。羊質或冒虎，鵲巢或居鳩。鴈與蛩相負，鼠與貓同謀。使者坐堂皇，耳目仍未周。敢云弊盡絕，鬼蜮無能售（按此二句蓋即指其出題之偏絕也）。亦姑盡吾心，勿使淆薰蕕：：敢不盡其職，以副君德優。」（見詩集）。觀此可知其用心之苦，效忠之誠。止以曲園當時年富氣盛，嫉時太過，而求效太切，遂不覺其過份耳。其晚

年作自述詩云：「力除蕭艾求蘭蕙，此事當年過用心。」自注云：「學使之職，當以求才爲主，而以防弊爲賓，果拔得一二眞才，便爲無忝厥職，小有冒濫，無傷也。余當年轉以防弊爲主，此乃少年用意未當，奉職不稱，正以此也。」蓋此事爲曲園之過，自無可辯，然其用心則固有可原也。唯是流言既起，遂不可止，曲園乃以是含冤矣。此意具見於「予視學中州偶因人言而罷漫賦四章」中，其次章云：「使臣兩載此停車，奉職何容計毀譽，竟使流傳成市虎，或因明察到淵魚。性剛自覺逢時拙，識短難辭慮患疏。聖主如天無不照，莫將咄咄向空書。」（見詩集）。

曲園既廢，次年歸寓姑蘇。閒讀高郵王氏讀書雜誌、廣雅疏證、經義述聞諸書而好之（見自述詩注），尤心折其善通假借，謂王氏之書，用漢儒讀爲讀曰之例，破假借而讀以本字者，居半焉（見上曾滌生爵相書）。遂有意治經，以附王氏諸作之後。其治學大要，則在正句讀、審字義、通古文假借。由經以及諸子，皆循此法，冀不背王氏之旨。故其所著群經平議，則繼王氏經義述聞而作；諸子平議，則附讀書雜誌之後；古書疑義舉例，則小變經傳釋詞之例，而推衍之。其私淑王氏，謹守家法如此（見行狀）。其自述詩嘗云：「瓣香私自奉高郵」，蓋

信然也。

四十歲，遇英法聯軍之役，杭州失守，避亂至紹興，至上虞。四十一歲，於上虞賃屋而居，始假得學海堂經解半部讀之。旋紹興失守，乃坐牛車走海濱，賃居草屋中，草屋故牛宮也。未幾，又聞關寧波、定海、而至上海。四十二歲，附夾板船，至天津，遂流寓其地三載，其間生計甚窘，每恃借貸以給，然潛心著書。四十四歲，成群經平議三十五卷，而諸子平議亦成大半矣。於是天津有張少巖者，見而好之，乃取群經平議中第十四卷世室重屋明堂考刻之，此曲園書行世之始也（以上均見自述詩注）。

四十五歲，應侍郎崇地山之請修天津府志。秋，還寓吳下。四十六歲，承同年兩江總督李少荃（鴻章）之薦，任蘇州紫陽書院講席（以上均見自述詩注）。四十七歲，道上海至金陵謁曾文正，文正戲云：「李少荃拼命作官，俞蔭甫拼命著書。」（見詩集、自述詩注、學案）。蓋有感而發也。是年，銳意成諸子平議。

按二平議，曲園嘗自云生平撰述，此二種最用力，卷帙亦較繁（四十七歲與沈吉齋書，見尺牘）。而諸子平議校正誤文，發明古義，所得視群經爲多（本傳）。所以然者，良由經自漢以來，經師遞相傳授，無大錯誤，子則歷代視之不甚

重，訛脫殊甚，故治子雖難於治經，而亦以此所得爲多也。然當時學者，以舉業之故，多喜讀其群經平議，而少措意於諸子平議。曲園於此，嘗致其憾焉（以上見左社文諸子補校序）。

曲園作二平議後，嘗有意復作三史平議（史記前後漢），以無善本可據，又無他本可校，文字異同，未能盡悉，故輟而弗作（見湯伯繁漢書校錄序）。

四十八歲，受浙撫馬端敏（荷澤）之聘，主講杭州詁經精舍，遂辭紫陽而就焉（均見自述詩注）。按詁經精舍乃阮文達（元）撫浙時所始創，歷王昶、孫星衍諸儒，及曲園而更振其遺緒，主其事達三十一年之久，爲歷來所未有。其間課士，一依阮文達成法。一時兩浙之士，承聞廸訓，蔚爲通材者，不可勝數（見行狀）。若戴望、黃以周、朱一新、施補華、王詒壽、馮一梅、吳慶坻、吳承志、袁昶等，皆有聲於時（見本傳）。而太炎章先生亦出身詁經精舍者也。此亦可見曲園造就人才之盛矣。

曲園既主詁經精舍，遂至西湖，舍詁經精舍之第一樓。其年，曾文正過訪曲園於吳下（見詩集）。明年，彭玉麟借湖樓養疴，一見如故，遂與定交，其後並約爲婚姻焉（見自述詩注）。

五十歲，至閩省太夫人於其兄福寧官舍。沿途徧遊會稽、大禹、雲棲諸勝（見詩集），至閩，勾留一月，晤閩浙總督英香巖（桂），爲道咸豐間以河南巡撫入覲文宗，猶詢及姓名，有「人頗聰明，寫作俱佳」之諭。曲園聞之，不覺失聲（見行狀）。是年，主歸安龍湖書院，五十一歲，成第一樓叢書三十卷。蓋此十年之間，曲園精力閎富，「殫心著述」（光緒語）。其「以第一樓叢書付剞劂」詩云：「山妻苦勸宜調氣，慈母傳言戒著書。」（見詩集）此亦可見其著述之勞矣。而所以然者，則自中州罷歸之後，曲園含羞忍辱，無由自遣所致。蓋十數年間，曲園憾恨之情，猶常見於詩文書信之間。其致戴子高、李蘭生、曾滌生、曾樞元等師友書中，屢有玉堂舊夢，久付飄風之嘆（見尺牘）。是故「身廢不用，始謀著述」（與高伯平書）。至於一意治經，則由「非不知儒者讀書，當務其大者，特以廢棄以來，既不敢妄談經濟以干時，又不欲空言心性以欺人，並不屑雕琢詞章以媚俗。」故「從事樸學，聊賢於無所用心。」（與李少荃書，見尺牘）觀此亦可見其發憤之意矣。而此一番苦心經營，遂亦自有其一番收穫。蓋其時，兩平議已流播人間，甚有遠播海外者矣（見自述詩注）。曾文正負時重望，而嘗貽詩曲園，推許甚隆，儼然與顧閣江戴段王並列。有云：「俞君一何偉，奎步追

曩哲。盡發高郵輿，擔囊破其鏽：：：：。厯言頗舐排，諸子亦梳抉。復從群賢後，森然立錦蔕。」（見詩集）然則曲園亦可以稍慰矣。

曲園既以著書自娛，遂不復出。嘗數致書友人，以明其志（見與曾樞元中丞書、與謝夢漁同年書）。唯以巾服從公卿遊，笑傲如處士而已。方曾文正之督兩江，李文忠之撫吳下，咸愛重之（見行狀）。而與彭剛直則尤爲知交。

五十二歲，春，又至福寧省太夫人起居。往返之間，得雜詩五十八首，及閩行日記一卷。是年，沈仲復假上海南園設詒經精舍，延曲園主之，因改園中湛華堂爲樸學齋，以示黜華崇實之意。按曲園主是席計三年。五十三歲，兄林病卒，遂至福寧，扶兄嫂柩回德清。明年，迎太夫人至蘇。以舊居狹小，遂於馬醫巷買地一區，創立宅舍而營曲園焉（均見自述詩注）。於是有春在堂，有良宦，有達齋，有曲池之屬（見曲園記），園中一泉一石，皆與夫人手定（見百哀詩注）。曲園居此頗自得，嘗有詩五首，頗記其樂（見詩集）。至於讀書著作，則各繫其齋堂之名，如良宦易說，達齋詩說書說叢說春秋論，曲園雜纂，其集則名春在堂全集。而其後亦遂號曲園矣。蓋曲園此時，故尊既除，士林推重，而二兒二女，均已完姻，孫兒繞膝，可慰老懷。故生活漸閒適，數年之間，雅得家居之樂。

是年，蜀中學使張香濤等書來，延主受經書院，曲園以奉母故未赴。然其書已流播蜀中。蜀士之讀春在堂書者，蓋十人而九云（見自述詩注）。

五十五歲，逢太夫人九十壽，吳下諸公咸集爲賀，曲園自述詩嘗記其盛云：「白髮慈親坐北堂，朝來冠蓋滿門牆，梁園七十曾稱慶，二十年來又此觴。」舊年盛況復見，其欣慰之情，溢於言表，則十幾年來之憤咎，可謂都消矣。

五十六歲，著曲園雜纂五十卷。是年，應觀察使馮竹儒之邀主滬上求志書院經學詞章兩席。蓋是時，曲園歷主蘇州紫陽、上海求志、德清清溪、歸安龍湖及杭州詒經精舍等書院，蔚然爲東南大師矣（徐世昌曲園學案語）。

及五十八歲，曲園始又進入一傷愁之時期。是年八月，太夫人仙逝。明年，門下諸生方爲築俞樓於孤山之麓，未及住也，而夫人姚氏又卒。曲園素深於情，幼年初聘，即兩小無嫌（見自述詩注），婚後情好日篤，患難相持，歡愉相共，故夫人病革，曲園爲之鬚白。夫人死，爲葬西湖右台山下，而於其側營生壙焉。又云夫人卒後，嘗夢同在一處，耳聞風聲獵獵，而所居溫和，仰視之，有篆書小額曰溫愛世界（均見百哀詩注）。然則其伉儷之情，亦殊可感人也。於是曲園爲作百哀詩，縷述夫人生平，蓋取元微之貧賤夫妻百事哀之意也。又作詠物詩廿一

首（與百哀詩均收入俞樓雜纂），凡亂書舊畫，廢紙禿筆，敝扇殘棋，皆寓意焉。所謂睹物思人，益增悽惻矣。其後年年夫人忌日，均賦詩焚寄。時曲園自念亦當不永年，因自撰輓聯云：「生無補于時，死無損於數，辛辛苦苦，著成二百五十卷書，流布四方，是亦足矣。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浩浩落落，歷數半生三十年事，放懷一笑，吾其歸乎。」（見與彭雪琴親家書）是年，援曲園雜纂之例作俞樓雜纂五十卷（均見自述詩注）。按兩雜纂析疑振滯，皆與兩平議相仿，而或有精義，較勝於昔（行狀）。曲園亦嘗自謂於此所致力，尤過於兩平議云（見詩集，八十自悼詩注）。

六十歲，於右台山買地築右台仙館，設曲園夫婦之位焉。門外築書塚一，則埋歷年所著手稿。又以年來屢遭骨肉之變，乃亟爲孫陞雲娶婦，婦彭雪琴（玉麟）孫女也。是年著右台仙館筆記六十卷（均見自述詩注）。自云自夫人卒，精神意興，日就闌珊，著述之事，殆將輟筆。故唯雜記平時所見所聞，而成此書（見右台仙館筆記序）。唯行狀謂其右台仙館筆記，以晉人之清談，寫宋人之名理，勸善懲惡，使人觀感於不自知。與閱微草堂筆記，寄龕四種，同爲有功世道之文，而非私逞才華可比。然則曲園雖自云老病荒疏，而實則猶未嘗不睽睽於淑世之